司馬溫公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溫公文集

(二)

司馬光撰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四

章奏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覩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敢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今方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敕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

游惰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言王逵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逵近降敕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有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逵第二劄子　尋改除逵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

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敕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敕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歸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痿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汙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

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黜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滌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幷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愼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響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墮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愼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

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愼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愼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衞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惓款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一本作下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棄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雖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鄙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粗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

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發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

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寶好學有文修身愼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鎭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閒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鬬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搆人父子使之上下相

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歡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先昧死再拜上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

實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鄰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皐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鞫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鎭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鄙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朱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脈。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作淮）之閒。稱是診人六脈。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脈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伏。前跋後疐。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

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脈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閒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朱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朱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閭巷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麤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繇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

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刻。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胷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旬月之閒。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菆（音攢。案也。謂案木蓋纔而殯也。）以來。每日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稗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遺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惟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愼。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

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犯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繇臣憸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並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册。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輳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亷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叢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惻足叢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繇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疏。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

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衞。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竇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竇貴人終不加尊號。竇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

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背變更。蓋鄙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釐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涕泣。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侯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

以塞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邊陲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宂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資祿厚。無若節度使者。戡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顧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

井市。下哩婦女。雜處其閒。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繇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閒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紹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

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於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偸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閒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翦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緣進見顒卬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緣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緣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歿。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鎭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愼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叅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

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屢來文字敍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卽位將近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時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時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桑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鄙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據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鄙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繇和洽萬幾之務無繇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基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君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鄰者卽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尙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日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

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疏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卽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盡進輿言。如允所奏。卽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卽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晉。重以亹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

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鄜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敕。百姓鬥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敕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

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効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入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卽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胷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眞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冐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衞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敕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三月四日上.

臣伏覩去歲陛下卽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朞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他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罷旨.折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餱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攲.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

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陛下雖踐祚暮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歸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韞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惟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愼。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

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鄙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衞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衞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

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奸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墮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方。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

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

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搆。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鬬覘。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泣涕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讒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

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皐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

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奸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臣案守忠懷奸罔上。諂佞貪惏。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宮媚。教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奸。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寬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靳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狥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惏。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匄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慼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遂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所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奸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至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

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陡通）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悒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奸。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奸慝。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準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鑰廳舉人試卷。袞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考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合。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

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

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彌封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外國。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閒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開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啓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

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啓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袞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乞講尙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覩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上。

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偸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太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偸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愼。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卽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敕。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

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慢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慢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慢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遠寇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

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軍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饑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尙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歷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顚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

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歷。出糴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平卽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卽委三司於他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閒錢。可以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石。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偸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敍。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

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敍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敍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知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會與不會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敕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亙野天地爲之慘

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鬻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賠償。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卽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更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邊寇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叅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卽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而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敕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疏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

作非。今雖敕命已下。若追而上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原不刺手。後至慶歷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顧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卽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敕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愆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箚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

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北敵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卽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四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歷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荊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

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歷之間趙元昊負叅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歷禦寇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彉弩坐作叫噪眞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外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賊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騷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卽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閒。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閒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外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眞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閒外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閒。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外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外寇退敗。今旣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外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

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卽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敕命已行。不肯遽改。卽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騷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二月五日上。

臣近日叅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尙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闕

乞降黜第五狀

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梶樞密副使恩命。臣鄙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只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

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徵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言西邊上殿劄子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荒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荒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書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警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塵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戇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興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

蓄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奸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卽以爲臣節未虧得其悔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外寇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一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外寇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節目治兵禦寇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燕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外寇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六

章奏

上皇帝疏 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祗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祗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道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閒。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閒。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他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釐釐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廝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讓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盡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願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

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也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予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易差除非所願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芻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疏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

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無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

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萬邦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默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亲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眞宗咸平景德之閒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眞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績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卽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卽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

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濮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鄜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三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

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

體所損不細閭里之間心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二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

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於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卽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卽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鄙所上疏。縱慮年月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劉溫直宣赴 還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準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尙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竊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

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澂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

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偏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

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卽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卽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彥。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卽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

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叅日前上殿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雖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奸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閨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奸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體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顏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奸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叅曾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進止。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秔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鄙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穎二州是也。今禾苗既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阨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匄於人哉。但

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蝥螟則糧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與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棄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救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秦越眞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句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旣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闇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

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奸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句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案奸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句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與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

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嘗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句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敕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

不以德行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奬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擯棄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

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尙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讀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身藏之於心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眞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

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卻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閒身亡。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不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吏不考試。卽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驗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其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惟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疏闊者。卽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卽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

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歷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游戲其閒。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閒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游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刻。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惟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筒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麤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爲中等中等降爲初等初等降爲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

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爲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某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叅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

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徵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論風俗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禍患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

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墮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上體要疏 熙寧二年八月五日上

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矯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

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敍。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機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鐙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叙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敍。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

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奸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於道所至徒有煩擾

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叅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考察與目前之毀譽精麤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叅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奸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旣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偸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

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在陛下暴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意也若乃奸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

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

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異域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